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林哈德和葛笃德

上 卷

[瑞士] 裴斯泰洛齐 著

北 京 编 译 社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國經濟學名著叢刊

林哈德和葛蘭德

上卷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編

馬 君 武 譯

人民教育出版社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林哈德和葛笃德

上 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

裴斯泰洛齐(1746—1827)是卓越的瑞士民主主义教育家,他把自己的一生忘我地贡献给贫苦儿童的教育事业,并对当时的教育改革和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学的建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过不小的贡献。

著名的教育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小说里,作者通过一些人物和故事情节,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表现出他的救民于水火的人道主义的胸怀。作者的教育主张体现在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葛笃德的言行里,他提出了以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劳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来改进农民生活的思想。

1792年,作者由于这部小说曾被法兰西共和国立法议会授予“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的称号,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荣誉的事情。本书不仅是研究教育史的人的重要参考书,也是爱好西欧古典文学作品的人的一部很好的读物。

HEINRICH PESTALOZZI
LIENHARD UND GERTRUD
ROTAPFEL=VERLAG,
ERLENBACH=ZÜRICH

本书根据瑞士苏黎世市罗泰弗尔出版社1946年德文版译出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林哈德和葛笃德

上 卷

[瑞士]裴斯泰洛齐 著

北京编译社译

责任编辑 诸惠芳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1 字数 34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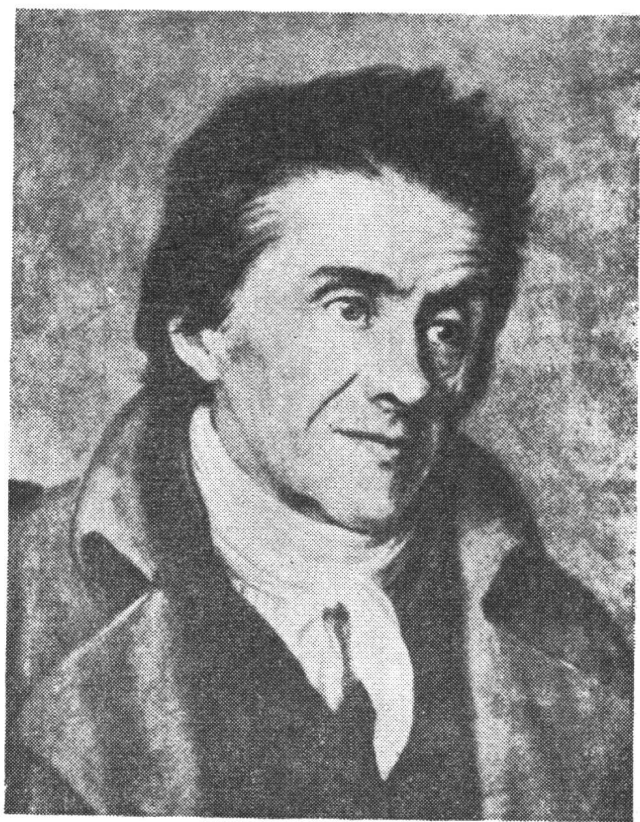
1984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00

书号 7012·0845

平装本定价3.05元

精装本定价4.30元



裴 斯 泰 洛 齐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不仅需要研究我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我国教育的经验，而且需要研究外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为了给我国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外国教育思想的理论著作，并给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参考书，我社决定出版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选收古代、近代、现代对世界、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外国教育家、心理学家的有代表性的教育理论著作，包括整本专著、文章汇编或者著作节选。

毋庸置疑，本丛书所收选的书既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又由于作者所处时代、阶级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有的虽非糟粕，但由于地区条件的不同，也可能并不适合于我国。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分析，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而不要照搬照抄。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书的内容，我们请译者或有关专家为每一本书撰写了前言，有的书还附有年表、图片或其他参考资料。当然，前言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对某书的定评；读者完全可以对这本书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本丛书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改进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年

裴斯泰洛齐的生平、教育思想及其 代表作之一《林哈德和葛笃德》

约翰·亨利赫·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著名的瑞士民主主义教育家。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贫苦儿童的教育事业,对当时的教育革新和教育理论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在教育史上,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实践家。

1746年1月12日,裴斯泰洛齐出生于瑞士的古城苏黎世(Zurich)。父亲是医生,在他五岁时去世,母亲和忠实的女仆巴丽(Babeli 一位纯朴的农妇)担负他的抚养、教育工作,女仆的自我牺牲精神使他终生难忘。幼年时,裴斯泰洛齐曾住在外祖父的村庄里,目睹农村破产的境况和农民的悲惨遭遇,因而,从童年代起,他就对人民的疾苦深怀同情。

十八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在瑞士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产生,人民受到封建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封建地主也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改造他们的经济,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农民饥寒交迫,更加贫困,不得不带他们的子女去做工或整天在家纺织,农村儿童从小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当时,瑞士一般的教育水平是很低的,国家根本不出钱举办国民学校。国民学校由村社办理,常常没有专门的校舍,只得将教师的住室兼作教室。教师的职业难以维持生活,很多教师是由手工业者担任的,他们只把教育儿童当作获得补充工资的手段。儿童在学校里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只不过是死背一些他们所不理解的宗教课文,而不能

学会读、写、算。在城市里，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儿童另外有一种学校，设备条件虽然比较完善，但教育却是经院式的，儿童也不能受到真正的良好教育。裴斯泰洛齐从小生活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渐渐产生了献身教育事业的想法，立志要通过教育来解除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痛苦，让人民和新一代找到通向幸福美满的生活之路，并为此终生奋斗不渝。只是由于他受时代和自己世界观的局限，未能最终发现农民生活恶化的真正原因，也就不可能找到改造社会、改革教育的正确道路。

少年时代的裴斯泰洛齐，先是在初等学校，继而又在拉丁学校（中学）受教育。中学毕业后，裴斯泰洛齐进入了一个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高等学校——加罗林诺学院。在这个学院里，他读完了语言学班和哲学班，但拒绝进神学班学习。在学院攻读期间，由于受优秀教授和一些进步同学的影响，他的民主主义进步思想获得了发展。他十分熟悉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教育家的著作，十七岁时就读了卢梭的《爱弥儿》，这本著作跟《社会契约论》一样，给年轻的裴斯泰洛齐以深刻的影响，强化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意向。当时，苏黎世的进步青年组织了革命团体——“皮革工人的海尔维第（即瑞士）协会”，又称“‘爱国者’协会”。这个团体的成员都自称“爱国者”，他们经常讨论道德、教育、政治等方面的问题，揭露了许多官吏违法舞弊、鱼肉农民的罪行。1767年这个团体被城市当局取缔，裴斯泰洛齐和协会其他成员都被短期拘捕，致使他没能在这所学校毕业。裴斯泰洛齐决定去实现他孜孜追求的关于通过教育改善人民生活境况的理想。

1767年，裴斯泰洛齐开始了他的社会实验工作。在友人的支持帮助下，他用借来的钱在家乡买了一个小小的庄园，取名为涅伊果夫（Neuhof，意思是新农庄，简称新庄），打算把这里筹办成一个示范性的农场，欲使附近农民改进生产，更合理地经营他们的农业。

1769年9月30日，裴斯泰洛齐与志同道合的女子安娜(Anna Schulthess)结婚。夫妻俩协力进行新庄的社会改革实验，但实验没有成功。因为封建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有它不可抗拒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不允许这个没有经验的青年改革者去实现自己的计划。此后，他就不得不另找新的道路，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1774年，裴斯泰洛齐在新庄创办了一个“孤儿院”，收容了约五十多名流浪儿童。依照他的想法，孤儿院应当靠儿童自己挣来的钱作经费。学生要在田地里工作，还要在纺纱机和织布机上工作。裴斯泰洛齐跟他们同吃、同住、同生活，亲自教他们读、写、算，担任他们的教育工作。他曾写道：“我长年地生活在五十多个贫苦儿童中间，我与他们同甘共苦；我自己生活得象乞丐，为的是教乞丐们生活得象一个人。”^①另有几位手工业工人教他们纺纱和织布。在这样的教育机构里，儿童们不仅学会了一些狭隘的手工艺技巧，而且还受到了多方面的训练。他把儿童的教学跟手工业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来了，这在当时，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过这种结合还有许多局限性，比较机械，因此还不能使儿童得到充分的全面发展。裴斯泰洛齐“希望利用工厂在人的劳动中所得到的颇大一部分收入来设立一些完全符合人类需要的真正的教育机关……”^②。诚然，儿童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来补偿孤儿院的开支，但他们为此不得不从事过分紧张的体力劳动，这对儿童身心发展无益。裴斯泰洛齐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当然不会，也不愿意去剥削儿童。他首先认为儿童劳动是发展儿童体力、智力和道德能力的手段。他力求教给儿童的并不是一些狭隘的手工艺技巧，而是进行多方面的劳动训练。他在新庄实验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此。然

① 罗炳之：《外国教育史》(上)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194页。

② 曹孚：《外国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年版，第153页。

而，这项实验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首先，这项实验是在一种不正确的观点支配下进行的，即认为儿童的劳动似乎完全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费用；其次，孤儿院儿童的劳动与他们的学习缺乏有机的联系，因而学生在工场、田地和菜园里所从事的那些工作没有能够得到科学的说明。裴斯泰洛齐的这种实验又得不到有钱有势的人的支持，仅靠募捐和私人资助是无法持久的。由于没有经费将实验继续进行下去，这所孤儿院就于1780年停办了。

失败和挫折并没有使热忱的裴斯泰洛齐丧失对于可以用教育方法来改善社会生活的信心。他在1780年写了第一篇教育论文——《隐士之黄昏》(Die Abendstunde eines Einsiedlens 又名《隐士的暮年》)。在这篇论文里，他用格言的形式写道：“人类全般的教育应该是各种专门教育和阶级教育的基础”；“天赋的能力应该用练习的方法去发展和巩固”。儿童的学习须从接近的周围事物开始，而后逐渐转到远方的不明了的事物，必须研究现实和生活，而不是文字。裴斯泰洛齐在这篇论文中把人的教育的民主思想公式化了：“整个的人类从其本质上说来是相同的，要达到这本质，只须通过一条道路。”在论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卢梭对他的影响。

1781年以后的十八年间，裴斯泰洛齐在从事农业改革和教育实践的同时，用了相当大的精力投入教育理论的研究与文学创作活动，并把理论研究、文学创作和实践结合起来。他竭尽全力要吸引瑞士的社会人士共同来解决迫切的问题——如何复兴农业经济，使农民生活有保障，提高贫苦劳动人民及他们的子女的道德和智力水平。他是从改革社会的高度上研究教育问题的，因而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受到当时国际、国内人士的广泛重视。

裴斯泰洛齐许多有价值的教育见解，集中地反映在他1781年以后陆续出版的社会教育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Lienhard and Gertrude, 又名《贤伉丽》，1781年2月出版第一部，其余各部，

相继于1783、1785、1787年出版)之中。这本小说被公认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前半生所从事的社会改革、教育革新实践和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艺术表现。其中的许多素材都取自他的新村农场实验和孤儿院的教育活动。书中的宗旨和许多见解又是他以后继续从事教育实践、理论研究、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和基础。小说表达了作者试图通过革新教育改善人民生活和提高贫苦人民子女教育水平的强烈愿望,全书洋溢着作者热爱贫苦人民及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道主义热情。因而,书一问世,就驰名整个欧洲大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通过小说中的“具有美德的模特儿”的言行,反复阐述了自己建立新教育,兴办理想学校,改革社会的新观点。他首先指出: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因为“时代在进步,五十年来,一切都变动了,学校还依然故我。这哪能培养出现代的人才,哪能适合时代的需要……”而过去的“旧教育是十分简单的,只教人怎样耕作、谋衣食就可以了。因为那时的人,无需更多的本领。……可现在到了纺纱的时代……要求就完全不同了”。应该“知道得更多些,能力更强些……”他能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教育的发展与更新,是有独到见解的。裴斯泰洛齐还正确地预见到: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社会将会不断提高学校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小说中的坡那镇学校对于改变社会风气和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可以成为抵抗并消除邪恶影响的、起决定作用的巨大精神支柱。小说指出:现代社会已经使“很多方面的教育,在家庭里是无法实施也不能实施的,所以学校教育更不可少”,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的作用。小说中的孩子们“在这位和善的校长的教导之下,从早到晚无忧无虑地在学校学习”,他们的“家长或亲属纵有邪癖恶习,再也影响不到她们的精神……”那些“饶舌闲扯”也不会骚扰他们。因此学生们总是“容光焕发、彬彬有礼的

……”在这样理想的学校里“男孩子和姑娘们都发育良好，被培养成人世间顶天立地敢作敢为的男女”个个是“社会的表率”。这样的学校当然是受农民工人欢迎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的。校长格吕菲经常去了解村民对学校的看法和要求，并得到人民中的“优秀的人”的帮助。小说还十分突出地反映了裴斯泰洛齐的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和他重视学生的职业教育，把综合技术教育置于职业教育之上的主张。他认为这是新教育与理想学校最重要的标志。小说中的县长亚尔纳“只要能挤出一点时间，都要召请坡那镇学校的校长来细谈，布置设立新学校，实行新教育制度”的大计。两个人都认为“要把孩子们在各方面都教育得很好，首先就要看他长大以后，将从事何种职业，要以这个为基础……”这是“一切教育的根本的、卓越的目的，是人间学校理想中所首先需要的”。所以校长格吕菲“总想探求一个办法，使他的学生中凡是没有恒产的都能获得一样可以谋生的手艺，这件事已完全成了他的宗旨。只要挤得出时间，他就带领学生去参观镇上的各种工艺作坊，不惜花费几个小时去观看人家如何做活，了解各种做法，从多方面研究，估计每个学生的前途”。因为劳动是人民生活的中心，因此坡那镇学校也把生产劳动当作教育的中心，并注意把生产劳动与读、写、算的教学联系起来，让学生在双手工作时，脑子也工作，而“脑力是锻炼出来的”。这样做，从教育的观点来看，效果是很好的，学生们学会了独立思考，获得了有用的知识和本领。坡那镇学校还重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劳动训练，也就是综合技术教育，并将此置于职业训练之上，让学生学会各种形式的劳动，包括农业、加工工业、家务等，因为受了这种教育之后就不怕劳动条件发生了变化了。裴斯泰洛齐的这一见解是符合现代工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的，是正确和进步的，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小说还渗透了他的要素教育理论，坡那镇学校对读、写、算和劳动入门的重视就足以说

明这一点。坡那镇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方法都“极为简单，教材又最为实用。”这都体现了裴斯泰洛齐教学改革的思想。他不仅在书中表现了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塑造了这个理想的学校和出色的校长、优秀的教师等形象，而且也同样重视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塑造了葛笃德这样善于教育孩子的优秀母亲的形象。小说中这些闪光的人物形象和教育见解，我们今天读来都是倍感亲切的。

裴斯泰洛齐对理想的教育和学校的美好憧憬是鼓舞人心的，他的上述许多见解至今还有借鉴意义。正如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雅在评价裴斯泰洛齐及其名著《林哈德和葛笃德》时指出的，“裴斯泰洛齐是他那一时代的儿子”，“他的全部著作是用对人民的热爱所温热的，并且体现出非凡的观察能力以及深刻而又独到的见解”。这本小说虽然“非常冗长，而且没有什么很高的艺术成就……但是通过天真而笨拙的情节却洋溢着生动的民主思想和蓬勃的民间生活气息”。作者想通过小说中的人物的嘴来“告诉人民，使他们遭受苦难的根源在哪里，并且怎样杜绝这一根源”，他认为，“能使人民成为不依靠财富和善心的人的主要手段是教育。”^①而学校只有了解人民对学校有什么要求，学校应满足什么要求，并培养学生去生活，才能成为人民珍惜的理想学校。当然，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刚刚形成，封建势力还很强大，以永远杜绝使人民遭受苦难的主要根源为历史任务的力量——工人阶级还未形成，阶级斗争问题还没有被意识到，因此他还不可能认识教育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具有阶级性，因而还在等待对人民的外援，在一定程度上把解除人民痛苦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开明封建领主或宗教慈善家身上，把他们中一些人描写成乐善好施、劝人向善行善、关心扶植人民教育的仁爱者和能帮助人民、抵抗邪恶的教育者。这些方面当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72—173页。

然是错误的。小说中“主张的教育是与劳动人民的要求紧密联系着的，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的，这种教育就是发展全面的劳动能力，它与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从中可以获得发展体力和脑力的手段；这种教育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费用、贵重的设备、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人民中间优秀的人可以帮助落后的人提高”。^①这些见解也并不都正确。我们今天来阅读这部小说，自然需用分析的眼光，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因为这部小说的出版，裴斯泰洛齐享有了很大的声誉。1792年，革命法兰西立法会议授予他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称号。由此，他成为以自由保卫者而闻名的十八个外国人之一。他兴奋地接受了这一奖赏，立誓要把一切献给人类，以求实现法兰西人所争取的那些理想。

1798年，瑞士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海尔维第(瑞士)共和国。当时，在史坦茨(Stanz)城里，由于贵族和天主教教士的煽动，爆发了农民的暴动。在暴动被镇压后，城里留下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儿童，新的政府委派裴斯泰洛齐组织一个教育机关来收容他们。裴斯泰洛齐在原先是一座女修道院的房子里，开办了一所孤儿院，收容了八十多个年龄在五——十岁的流浪儿。这些孩子的情况，不论在身体或道德方面都是非常差的。学校校舍和各方面设备条件也极差。裴斯泰洛齐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竭力把孤儿院变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自己成了这些儿童的慈祥的“父亲”和最好的朋友。他说道：“当时我为实现我一生的梦想，不惜牺牲一切，我的热情达到那样的程度，几乎可以说：只要让我开始工作，即便在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上，没有火、没有水的地方，都是可以的。”^②对于裴斯泰洛齐的父亲般的关心，孤儿院的学生们报以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第173—174页

② 《裴斯泰洛齐论儿童教育》，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9日。

深切的怀念和热爱，这有助于顺利地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他认为，只有教育者象父母般地热爱儿童，与儿童打成一片，才易于收到教育的成效。他在《致友人书论在史坦茨的工作》里，曾描述了他 在孤儿院与儿童们生活的情况：“从早到晚我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我的手牵着他们的手，我的眼睛注视着他们的眼睛，我随着他们流泪而流泪；我随着他们微笑而微笑。他们不知有世界，不知有史坦茨，他们跟我形影不离。他们的饮食，就是我的饮食。我什么都没有——没有家园，没有朋友，没有仆人，只有他们。”不幸的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孤儿院的房屋需要用作医院，因此，孤儿院不得不停办了。裴斯泰洛齐又遭到了一次失败和挫折的打击。

1799年，裴斯泰洛齐怀着无限的痛苦离开了史坦茨去到布格笃夫(Burgdorf)城，在那里的一所郊区学校担任助理教师。不久，他又转到一所市立幼儿(五——八岁)学校去任教。在那里，他继续进行关于低年级教学方法的实验工作。他成功地证明，自己关于教儿童识字和计算的方法比较传统的教学方法有很多优点，因而当局就给他一个机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应用这种方法。1800年，裴斯泰洛齐与友人在布格笃夫城创设了一所寄宿中学，并邀请一些志同道合者共同从事教育方法的改革。在这所学校里，教授图画、唱歌、地理、历史、语文、数学、体操等课程，采用直观教学法。学校成绩显著，威望很高，远近教育工作者常去参观学习。这所学校附设了师范学院，裴斯泰洛齐担任领导工作。正当这所学校办得非常兴盛之时，瑞士政府突然于1803年收回校舍，改作他用。裴斯泰洛齐无可奈何，只得于1804年将学校迁往缪恩欣布赫捷，他同瑞士著名教育家费林别尔格(1771—1844年)亲密合作，协力办好这所学校，使学校名震全欧洲。

裴斯泰洛齐一方面从事教育实践，另一方面还不断进行教育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活动。1801年前后，他陆续写作并出版了

《葛笃德怎样教育自己的子女?》(Wie Gertrud ihre Kinder lehrt?)、《为母必读》(Buch der Mütter, 又名《母亲读物》)、《观察入门》(又名《观察初阶》)、《数学通论》(又名《数学的直观学习》)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 他力图从理论上对教育实践中的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

1804年10月, 裴斯泰洛齐迁往伊佛东(Yverdon), 继续办学二十年, 这是他办学的全盛时代, 学校在国际上享有声望。布格笃夫和伊佛东都是风景秀丽宜人的地方, 裴斯泰洛齐出色的教育才干及所办学校的优异成绩更是引人入胜, 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德国的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于1799年参观了裴斯泰洛齐的学校, 对新的教育方法十分赞赏。德国著名幼儿教育家福禄培尔曾于1808年至1810年在伊佛东任教, 他对裴斯泰洛齐的工作十分敬佩, 带领学生吸取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经验, 还在伊佛东学校里研究物理、化学、矿物、动植物等学科。他在《自传》里说, 裴斯泰洛齐成为他的榜样, 裴斯泰洛齐的名字对他有一种吸引力。他还在以后的办学中运用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在苏黎世任教, 与他成为好友。在1803年, 普鲁士国王派专人考察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工作, 推广他的办学经验。1808年, 普鲁士政府派出十七位教师, 花费三年时间, 研究并传播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方法。以后, 裴斯泰洛齐的经验又传到英国、美国。以纽约州的奥斯维哥师范学校为中心, 出现了普及裴斯泰洛齐方法的“奥斯维哥运动”, 对美国初等教育的改革曾经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在世界教育的发展中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裴斯泰洛齐所创办的学校到了办学的后期, 学生成分发生较大变化, 大部分成了贵族和富家子弟, 贫苦农民子女越来越少, 这不符合他为贫苦农民的儿童服务的初衷。学校教师组成复杂, 没有共